

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郑华秀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5)

摘要: 作为当代西方学术文化的一部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消解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等方面,SSK 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立场是相通的,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考察科学知识社会学,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其强纲领的实质。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解构;默顿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

中图分类号: A849;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3)04 - 0055 - 03

一 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策略

20 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巨大变革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的思想界和社会发展,前者使西方社会对传统的理性观念、对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带动社会进步的信念发生动摇;后者则使原已存在着的“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对立愈演愈烈,致使西方社会某些思想家对于由此造成的人与真实世界的分离、科学技术的现代异化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对现代生活方式产生怀疑和逆反,后现代思潮也就应时兴起。事实上,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由于西方思想家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状况的不同体认,在西方社会及其文化领域相继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用现代观念似乎无法解释的新现象,对于这些新现象的意义,后现代大师哈桑(Ihab Hassan)认为可用“后现代”来命名,以区别于现代观念下的诸多现象的实质,同时用“后现代主义”来称谓那些新的文化潮流、新的知识态度和人生态度。一般来讲,哈桑的后现代主义是同解构主义的无中心世界的概念相关联的,在他的眼中,一切都具有不确定性、一切都不具有权威地位。

可以说,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在整个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后现代思潮首先发端于对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性的文化运动,在人生态度上,表现为一种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后现代思潮很快就上升成一种哲学理论并表现为一定的学理形式。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学理形式,后现代主义站在学术主流的对立面,显现出强烈的非中心化的特征。后现代主义者采取一种解构策略反对权威、反对中心统治,把

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预设完全给予意义消解,甚至对现代的各种世界观提出诘难,不仅动摇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也冲击了传统的理论范式和价值标准。恰如利奥塔(Jean Francis Lyotard)所言,后现代话语恰恰是通过解构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解构展现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最强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对现代性的反思。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我们看来,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先锋人物,借重批判性解构策略进行反思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重新建构科学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图景。“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促使我们去思考。”^[1]从 SSK 对传统科学知识观和默顿纲领的批判和反思中,以及对于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建构过程的诠释中,我们确实看到了重新审视和深入思考科学知识当代状况的必要。

二 传统科学知识观和默顿纲领

自从 18 世纪的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持有理性主义实在论观念的科学哲学家大多把科学知识当作“自然之镜”,认为它们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反应;科学知识是来自于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的,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科学事业是致力于提供关于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的精确说明的一项理性的智力活动。这种传统认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组已经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使用无误的逻辑推理从无误的初始前提(如观察、实验等)得到的知识,其中不带有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科学的发展是事实和真理的积累。事实上,这是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绝大多数人所持有的科学知识观,也是写入传统科学教

【收稿日期】 2002 - 12 - 18

【作者简介】 郑华秀(1979 -),女,福建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2001 级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教科书中的认识论观点。这种观点直到今天在科学社会学领域以外仍然是普遍持有的常识科学知识观。

以默顿 (Robert K. Merton) 和贝尔纳 (John Desmond Bernal) 1930 年代末的工作为起点,科学的社会研究首先在北美的社会学体制内部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经验和理论成果,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共同体,这一时期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将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的科学内部社会学,认为科学共同体拥有客观地判断某种科学知识正确与否的技术标准,并以这些标准来促进科学事业的持续进步;科学是一种具有独特精神气质和民主社会关系的社会体制;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社会规范,控制着科学家避免因个人或社会方面的利益冲突而可能发生的偏差,从而能够保证科学体制实现其拓展正确知识的目标。这个视角独特的研究纲领很快即取得了社会学的广泛认同,对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院化和理论化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几乎唯一的一条理论研究进路。这种科学社会学把科学看成是一种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社会体制进行功能分析,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理性主义的实在论、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功能主义方法论。但是,随着对于科学在社会中的运行所产生出的各种新问题的反思,人们开始不满足于这样一种过于单一的理论进路,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占据中心地位的默顿纲领也逐渐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挑战,较早的挑战来自科学哲学家库恩 (Thomas S. Kuhn) 和费耶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 等人。

三 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 (Richard Rorty) 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科学哲学家,首先对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观进行质疑,对那种坚持逻辑和经验证据是科学有效性和科学家理论选择的决定因素的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提出批评,把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和语境主义引入到了科学哲学,加之整个西方思想界后现代思潮的巨大冲击,1970 年代,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内,默顿纲领的主导地位受到了由英国学者倡导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的欧陆学派的强有力的挑战,SSK 的激进主张迅速产生国际性的影响。以巴恩斯 (Barry Barnes)、布鲁尔 (David Bloor) 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采取相对主义、建构主义观点,首先明确地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主张对科学知识作社会建构论的说明,并与北美的科学社会学家们针锋相对,创建了所谓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主张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是一种“决定性的”,而且重要的是“这种决定是对知识内容的决定”。在他们看来,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

这种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是各种论争却在某种程度上又刺激了 SSK 学者对科学知识进行经验研究的工作传统,其研究成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力量。在“强纲领”的统摄下,一些科学社会学家不仅对科学知识进行宏观研究,而且开始对其进行微观的经验研究,以便弄清科

学知识是怎样生产,或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谢廷娜 (Knorr Cetina)、拉都尔 (Bruno Latour)、伍尔加 (Steve Woolgar) 等人甚至直接深入到实验室生活中,试图了解科学成果是怎样在实验室中产生的;哈里·科林斯 (Harry M. Collins) 等人对历史上的科学争论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期望说明科学共识是怎样从科学争论中产生的;马尔凯 (Michael Mulkey) 和吉尔伯特 (G. Nigel Gilbert) 等人则对科学家的谈话进行语义和语用的分析,以便考察科学家的谈话是怎样受特定的语境和其他社会因素影响的。这些经验研究的工作都进一步扩大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使得“强纲领”成为默顿纲领在科学社会学的标准实践模式上的强有力的竞争者,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因此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

四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通之处

显然,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任何一种学术运动,其产生和发展总是脱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无疑,在西方社会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史境下,作为西方当代学术文化的一部分,“相对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不仅受到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发展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了社会氛围的影响,这种社会氛围倾向于反实在论的相对主义概念。”^[2] 当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渗透到当代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强势力量时,我们从科学知识社会学最激进的“强纲领”中,完全可以看到这种学说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通之处。

在《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一书里,巴恩斯并不否认自然科学已经专门化了,并且具有自己专业的术语和方法,但是,他认为,科学不仅体现了一组程序和方法论的约定,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和知识评价方面来看,应当把科学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与整个文化联系在一起,依赖于整个文化资源的文化活动,而不应该像默顿学派那样,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理性事业。巴恩斯认为,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只是指已被集体接受的信念,并不是必然正确的信念,因为自然信念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同时,科学知识也不是合理性认识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偶然的知识,不应把科学的变迁看作是纯粹的内部变化的结果。默顿学派认可的与经验相符、一致性、合逻辑性和有效性等特征并不能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态独立地区分开来。科学知识严格地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3] 从这些观点中我们很容易看出 SSK 对传统科学知识观核心主张的一种后现代式的意义消解。

爱丁堡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鲁尔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也指出,科学知识作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它们不是专指真实的信念,而是指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这些知识的产生和存在是有条件和原因的,它们的内容也是可以发生重大变化的。他还将“强纲领”的核心立场和方法论主张归纳为四条原则并进行了所谓“纲领性论证”,这四条原则是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因果性要求社会学家承认知识与社会因素及非社会因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公正性要

求应当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对称性要求凡是能用于社会科学知识的原则，也应当运用于自然科学知识；反身性要求科学知识社会学必须经受自身原则的检验。这四条纲领性原则所显示的有别于默顿学派研究进路的地方，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

事实上，上面所述“强纲领”的基本观点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科学知识观和默顿纲领的解构。“强纲领”拒绝传统科学哲学的主张，认为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的有局限的文化规范所决定的。这种与后现代主义的反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相通的对理性、真理和客观性的解读，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大不同于以往传统的科学形象，同时也提供了科学知识同其他文化形态的社会关联的一幅人文主义图景。

随着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信念不断强化，人们普遍认为，建立在客观真实性、严格的实验程序和事实材料基础上的科学即代表着真理。尤其是20世纪以来，科学似乎处于一种可以成为其他学科典范，甚至是唯一评价标准的地位。而“强纲领”的倡导者所要解构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占中心地位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和以科学表述装饰起来的当代西方自然科学实践的权威地位，以及以实在论为基础的科学研究范式。这种与后现代主义具有相同之源的解构策略确实促使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科学知识的产生并不是简单的由自然界和逻辑决定的，也要受到社会人文因素的制约；同时他们的研究进路提示人们，对科学不仅仅可以从功能和宏观层面上进行社会学研究，还可以对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的产生进行微观的经验研究。

五 SSK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局限

我们注意到，消解科学主义的权威地位并不意味着反对科学实践，也不意味着反对科学本身，因为恰恰是有了科学实践和科学本身的充分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才有可能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这是与科学在西方社会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基础，与人们开始对滥用科学知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一系列的批判这样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如同我们不能设想后现代主义会在一个现代性还没有充分展现的社会里首先发生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同样不会在一个还急需科学技术促进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的社会环境里首先发展起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同样不能不重视那些传统的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术研究实践——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默顿学派）等等，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元科学研究的先锋工作才推进了他们对科学的深层理解和反思。

当然，如同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能够完全回答在现代遇到的许多问题一样，SSK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显然存在着不足。首先，社会建构论者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对称地揭示出科学知识的内容是如何受到自然因素影响的。其次，建构论在理论上也未有效地解释科学知识产生的实践情况，因为社会建构论的主张过分地夸大了社会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当然，我们可以将这种夸大视为SSK的一种传播策略，因为“一种同现有信念相左的思潮往往夸大其主张，以便同它所反对的观点区分开来。”^[4]我们也同样注意到，把科学知识的成因完全与社会情境联系起来，虽然避免了单纯从认识论上作出“大而化之”的论述，但SSK在回答如何维护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一切人类知识的客观性的问题上仍然会遇到困境，说“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又如何能够从实践的角度使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人有所遵循，有所作为呢？……当然，尽管有太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作出回答，依我们之见，SSK毕竟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它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呼吁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现代科学时代的知识阶层对已经习以为常的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的产生进行再思考，同时SSK学者倡导的经验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的科学社会研究本身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指出的，巴恩斯和其他SSK学者“关于科学思想和科学组织之实际发展的严密的、微观的、经验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5]

【参 考 文 献】

- [1]【荷兰】佛克马、伯顿斯主编.走向后现代主义[M].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中文版序言,2.
- [2][4]【美】史蒂芬·科尔.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和社会之间[M].林建成,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2.
- [3]【英】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M].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24.
- [5]【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M].顾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中文版序言,10.
- [6]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 [7]【英】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M].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 [8]刘珺璐.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9]【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 [10]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殷杰)